大易擇言

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十九

上元程廷祚撰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正義 伊川程子曰晉為明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

紫陽朱子曰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

[library seal]

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占者有是德則亦當有是寵也

通論

白雲郭氏曰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畧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晉明出地上臣道也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道之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當之

折中曰案易有晉升漸三卦皆同為進義而有別晉如

日之方出其義最優升如木之方生其義次之漸如木之既生而以漸高大其義又次之觀其彖辭皆可見矣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于地益進而盛故為晉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于離以順麗于大明順德之臣上附于大明之君也柔進而

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于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于上者也諸侯治于下者也在下而附順于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白雲郭氏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康侯之德也其德柔順而明故下能康一國之民而爲之主上能致王者之寵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三女之卦獨離柔在上爲得尊位大中而行之故謂之上行巽在六四例謂之上合上同兌在上六例謂之上窮皆不得謂爲上行也

愚案五爲中正之位陽剛之所宜居麗乎大明猶離傳之言麗乎中正也柔進而上行晉睽鼎三卦皆

云以三卦上皆得離柔而處下僅得其常令進而居五則柔道之至貴者也順而麗乎大明與睽之說而麗乎明旅之止而麗乎明順說止皆指內卦麗與明皆指外卦之離程傳謂坤麗于離非是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正義 北海鄭氏曰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昭其德

伊川程子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君子觀明出

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于已也明明德于天下昭明德于外也明明德在已故云自昭

通論雲峰胡氏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强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正義伊川程子曰初六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于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

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于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寛裕无急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于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

愚案初六始進君子以難進為節摧如如有摧之者也如此則得其正而吉矣本爻初无見摧于人之

象且初六九四正合于舊說之所謂應者而先儒
顧不之用未知何故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愚案獨行正者言難進所以得正也裕无咎未受命
者言既不見信于人則宜處以寛裕无汲汲于進
取也上下若一意然上言己之處進下言處人之
不見信皆進之始事也朱子謂下二句為解上二

句恐未確

餘論伊川程子曰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寛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于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寛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辨正

愚案二五皆陰舊例謂之不相應故此爻王輔嗣以不以无應而不修其德為解受茲介福曰闇亦應之皆指本爻也程傳以愁如為上无應援又斷以王母為六五而曰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其義不无參差案二柔中而有順德晉如愁如言得位而不以位為樂也此其所以得正而吉也夫居位而時懷隕越則必无曠職廢官之慮為能以順受无所拂逆幽冥之中若有左右之者故曰受茲介福

于其王母義海撮要云王母至幽之象又坤為母也輔嗣所謂闇亦應之者蓋亦指此非他所謂應也如以王母為六五則不可通矣姑以俟後之知者

存疑伊川程子曰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強于進者也故于進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

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禄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紫陽朱子曰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

象曰受玆介福以中正也

正義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柔順處乎衆陰而獨无應是不

見知也故晉如愁如然居中守正素位而行鬼神其福之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六三衆允悔亡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或曰不由中立而與衆同得爲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况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古

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通論雲峰胡氏曰衆坤象坤順之極故有允象三居下卦之上為衆陰之長正康侯之謂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而受三接之寵矣未信而進其悔在後衆允而進其悔乃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上行上順麗于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

衆志之所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正義 紫陽朱子曰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

通論 平菴項氏曰晉之道以順而麗乎大明以柔進而上行皆主乎順者也三雖不正以其能順故得其志而上行四雖已進乎上以其失柔順之道故如鼫鼠之窮而不得遂

折中曰案此卦以彖辭觀之則九四以一陽而近君康侯之位也參之爻義反不然者蓋卦義所主在柔則剛正與時義相反當晉時居高位而失靜正之道乖退讓之節貪而畏人則非鼫鼠而何貞厲者戒其以持祿保位為常而不知進退之義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正義紫陽朱子曰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雲峰胡氏曰事有不必憂者勿恤寛之之辭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之辭也此曰失得勿恤辭明矣蓋當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才柔又易有

失得之累大明在上用其明于所當為不當用其

明于計功謀利之私也

折中曰案彖辭言康侯之被遇而傳以柔進上行釋之則聖人之意以此爻當康侯而為卦主明矣蓋凡卦皆有主其合于彖辭者是也九四高位而爻辭不善如此則彖辭之義誠非六五不足以當之晉如鼫鼠者患得患失鄙夫之行也失得勿恤者竭誠盡忠君子之志也

辨正 愚案彖傳柔進而上行所謂柔者下三柔皆是也上行則謂六五又爻之三居下卦之上位之尊者諸侯當之故大有之九三爲公用亨于天子之象則所謂柔者又當專指六三而言故彖傳有志上行之語要而言之三爲康侯五爲康侯之接于天子其義顯而易知然則以五爲康侯之位尚屬未確而以五爲大明之君則更誤矣

餘論 廣川董子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

存異 劉氏長民曰陽爲躁動陰爲靜止三五陽位以陰居之能節其動故爻辭不稱晉而皆曰悔亡

建安邱氏曰五以柔居尊位爲離明之主彖所謂柔進而上行者也在下三陰皆欲附己而九四阻之本當有悔以同德相孚其勢必合故得亡矣失得主三陰言爲四所間失也終與己合得也勿恤不必憂也言五但當往而上進三柔志在上行終必

從已而或得或失皆當置而勿問則自然吉无不利矣五爻柔疑于進故勉之

愚案三五皆曰悔亡而其義相通三以積順而為衆所信也五以順而麗乎大明也三有上行之勢五已上行故皆曰悔亡劉氏求之于陰爻陽位而附會靜止之說邱氏又謂下三陰為九四所阻是以有悔皆去經旨甚遠而其說足以惑人不可以不辨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辨正 愚案往有慶即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說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正義 伊川程子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强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于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于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

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于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于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于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貞

折中曰案晉其角者是知進而不知退者也知進而不知退者危道也然亦有時事使然而進退甚難者惟

内治其私反身无過如居家則戒子弟戢童僕居官則杜交私嚴假託皆伐邑之謂也如此則雖危而吉无咎矣若以進為常縱未至于危也寧无愧于心乎

愚案晉其角者剛之過也伐邑即自治其剛過之病非謂又以剛自治也貞吝承晉其角而言言不能自治其剛之過則終歸于吝矣

通論 平菴項氏曰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以厲言之四進而非其道故其象為鼫鼠上已窮而猶晉

故為晉其角

愚案晉之為卦曰順而麗乎大明大明者剛之位也順而麗之者柔也大指取柔之從剛以明君臣合德而致太平之義此卦之重柔爻以此柔爻既重則剛爻不得不輕離之本卦亦然故四與上皆不為美後儒動云晉好柔而惡剛蓋不得其解之故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正義

折中曰案道未光乃推原所以伐邑之故蓋進之極則于道必未光也如勢位重則有居成功之嫌爵祿羈則失獨行願之志故必克治其私然後高而不危免于亢悔也夬五之中未光同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正義衡水孔氏曰時雖至暗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

伊川程子曰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于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君子也

紫陽朱子曰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坤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

之故占者利于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雲峯胡氏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上為晦主而五近之故本義從彖傳以利艱貞為五

通論

隆山李氏曰易卦諸爻噬嗑之九四大畜之九三曰利艱貞未有一卦全體以利艱貞為義者此蓋覩君子之明傷為可懼而危辭以戒之其時可知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

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

子以之

愚案文王以至仁而事至暴若置諸度外則非所以為聖人若顯然行其匡救則逢彼之怒而且于事无濟惟文王之忠愛一將之以有隱无犯而无匡救彌縫之迹蓋其事既非見危授命者之所能為亦非明哲保身者之所欲為故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此文王之所以不可及也難而曰大言事關于天地民物而不可以為細故也難而曰

內言身係于宗社而舍之不能去之不得也大難似不必如舊說定指羑里之囚蒙非徒蒙猶救焚拯溺而深入于水火之中也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此爲一證文王之事在卦爲六二先儒有言之者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正義衡水孔氏曰冕旒垂目黈纊塞耳无爲清静民化不欺若運其聰明顯其智慧民即逃其密網姦詐愈

生豈非藏明用晦反得其明也

横渠張子曰不任察而不失其治也

伊川程子曰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于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于莅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寛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衆之道適所

以為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樹屏者不容明之
盡予照也

次崖林氏曰用晦而明不是以晦為明亦不是晦其
明蓋雖明而用晦雖用晦而明也用晦而明只是
不盡用其明蓋盡用其明則傷于太察而无含弘
之道惟明而用晦則既不汶汶而暗亦不察察而
明雖无所不照而有不盡照者此古先帝王所以
涖衆之術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正義 山陽王氏曰行不敢顯故曰垂其翼也○又曰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解滕 程傳

伊川程子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昬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

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平菴項氏曰垂其翼不言夷未傷也夷于左股言已傷也說者以垂其翼爲傷翼非也斂翼而下飛者

避禍之象也以下三說與輔嗣同

建安邱氏曰初體離明去上最遠見傷即避有飛而垂翼之象君子知幾義當速去蓋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去去重于食故也

石澗俞氏曰居明夷之初不敢高飛遂垂斂其翼以向下此見幾之明不待難作而蚤避者也夫知幾而早避此君子獨見主人固不識也豈得无言

辨正愚案卦本以陽德見傷而曰明夷初九在下先立陽

德見傷之象曰明夷于飛垂其翼言陰晦之世不能高舉也自輔嗣以後多以首二句即當避害之旨義似未確○有攸往主人有言往與行對行者出乎明夷之外往者入乎明夷之中既言當行又言不當往以足其意程傳所言似亦未確且主人即指致天下之明夷者豈得泛謂世俗之人乎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正義潁川荀氏曰暗昧在上有明德者義不食祿也

愚案三日不食言窮餓之久而不為利祿所誘君子之決于去亂如此苟解甚確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正義 童溪王氏曰六二文明之主也以六居二柔順之至文王以之

紫陽朱子曰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

愚案六二居用世之位而當昏闇之時所謂外柔順以蒙大難者以柔順救難非以柔順免難也以紂

之恐而文王在位未至于甚曰用拯馬壯吉嗚呼此可以見文王之心矣程傳以拯為自拯甚誤

存異　伊川程子曰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正義　誠齋楊氏曰順以則者有君人之大德又有事君之

小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故詩人歌之曰順帝之則詩人仲尼其見文王之心矣乎

秋山王氏曰以柔順處之而不失其中正之則昔者文王用明夷之道其如是乎

通論 平菴項氏曰明夷之下三爻惟六二有救之之誠上三爻惟六五无去之之心皆忠順之臣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正義 紫陽朱子曰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于至暗

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

雲峰胡氏曰二之救難可速也三之除害不可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

存異

山陽王氏曰既誅其主將正其民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化宜以漸不可速正故曰不可疾貞程傳說同

愚案九三南狩大得其明至矣然既在是卦則皆不免于夷易之大例如是也不可疾貞即周頌之遵

養時晦王程所論雖有理然于明夷之旨為不切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辨正 愚案九三南狩不得已而後動者也故指言其志以明不可疾貞之義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辨正 愚案朱子謂此爻下三爻都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考諸卦之例有餘爻俱不佳而一二爻佳者亦有餘爻俱佳而一二爻獨不佳者即

如晉卦下三爻並无不美而鼫鼠即出于四與此正同且此卦下三爻俱先言明夷而此爻獨不然其非本明而見傷者可知則六四自宜以不美論特程子所言未得其正解耳蓋六四以陰柔而居闇體此不能自立于濁亂之世而其德介在明暗者也何以言之使其本明則不得曰入于左腹使其全暗則又不得曰獲明夷之心惟其處坤體至闇之下而甫離內卦猶有餘明故能自左腹而至

于門庭以自見其本心然不過時亦弋獲耳且門庭之為地无幾而獲又安可必也其柔闇至此而得謂之明夷乎此六四之異于下三爻而不可以為美者也

存疑伊川程子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于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明顯以道合者也

必以陰僻之道自結于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
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
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隱僻
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也深
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奸邪之見信于其君皆由
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門庭既信之
于心而後行之于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蠱其心
而後能行于外

紫陽朱子曰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
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于遠去之義言筮
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爲至明之德
坤體爲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
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
猶可以得意于遠去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迫故
爲内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爲
自傷其明以至于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

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闇君也

又曰明夷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說者却以為姧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于外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以意觀之六四居闇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于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辨正愚案獲心意者言所獲乃心中之意謂其明之小而暫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正義紫陽朱子曰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又曰文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揚雄是也

東坡蘇氏曰六五之于上六正之則勢不敵救之則力不能去之則義不可此最難處者也如箕子而後可箕子之處于此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正義東坡蘇氏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

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于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通論
雲峰胡氏曰下三爻以明夷為句首四五明夷之辭在句中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其所夷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失則失其道也

大易擇言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

上元程廷祚撰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正義 伊川程子曰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内

而出也自内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二與五正
男女之位于内外為家人之道明于内而巽于外
處家之道也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
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
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龜山楊氏曰家人者治家之道也齊家自夫婦始舜
觀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利女貞者
言家道之本也

紫陽朱子曰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故為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次崖林氏曰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夫蓋主家之人也

愚案利女貞辭若重女而實為男言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義山陽王氏曰家人之義以内為本故先說女也

衡水孔氏曰此因二五得正以釋家人之義并明女

貞之旨

伊川程子曰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

處内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内外之道正合

天地陰陽之大義也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

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

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
也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
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紫陽朱子曰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
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通論 秋山王氏曰父道固主乎嚴母道尤不可以不嚴猶
國有尊嚴之君長也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
法度廢故家人一卦大要以剛嚴為尚

石澗俞氏曰彖辭舉其端故但言利女貞彖傳極其全故兼言男女之正而又以父子兄弟夫婦推廣而備言之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正義衡水孔氏曰物事也言必有事即口无擇言行必有常即身无擇行正家之義修于近小言之與行君子樞機出身加人發邇見遠故舉言行以為之誠

伊川程子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

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内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于外由言行之謹于内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雲峰胡氏曰風自火出一家之化自吾言行出皆由内及外自然薫蒸而成者也

石澗俞氏曰齊家之道自修身始此風自火出所以為家人之象也君子知風之自于是齊家以修身

為本而修身以言行為先言必有物而无妄行必有恒而不改物謂事實言而誠實則有物不誠實則无物也恒謂常度行而常久則有恒不常久則无恒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正義山陽王氏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伊川程子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家之始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别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于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雲峰胡氏曰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顏之推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閑之于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東坡蘇氏曰忘閑焉則志變矣及其未變而閑之故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正義衡水孔氏曰六二履中居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義

也婦人之道巽順為常无所必遂其所職主在于家中饋食供祭而已得婦人之正故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紫陽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内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通論

童溪王氏曰无攸遂示不敢有所專也婦人之職不過奉祭祀饋飲食而已此外无他事也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采蘩以供祭祀為不失職采蘋

以供祭祀為能循法度推而上之推而下之其職守莫不皆然是之謂貞而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畀巽者也故為婦人之貞吉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正義山陽王氏曰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長者也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

乎嚴是以家人雖嗃嗃悔厲猶得其道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

伊川程子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内卦之上主治乎内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内過剛則傷于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骨肉恩勝故悔也雖悔于嚴厲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

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葢對嗃嗃

而言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

羞吝也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

之甚則至于凶故未遽言凶也

紫陽朱子曰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

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

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雲峰胡氏曰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嘻嘻以情

勝義終吝悔自凶而吉吝自吉而凶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于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易昵于婦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兩言之

餘論

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于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于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于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雖嗃嗃于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

六四富家大吉

正義進齋徐氏曰富家者非必金帛寶玉而後為富但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位順而无逆能保有其家而不敗即所謂富也吉莫大焉

中溪張氏曰六四以巽順之道而在高位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之肥即家之富也

愚案爻辭曰富家大吉而傳以順在位釋之順在位者即所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也一家之中各盡其道共得其理謂之富者言道義之充積也中溪張氏引禮運家之肥語最得其解勝于傳義多財之誤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于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其富則為大吉也四高

位而獨云家者于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

紫陽朱子曰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餘論　石澗俞氏曰禮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豈以多財為吉哉以順居之則滿而不溢可以保其家而長守其富吉孰大焉此與徐氏張氏二說微異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正義 山陽王氏曰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則天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恤而吉

白雲郭氏曰勿恤吉者王假有家毋憂天下之不定也天下定則吉孰大焉

泉峰龔氏曰假與格同猶奏格无言昭假烈祖之假謂感格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為有家之主

盛德至善所以感格乎家人之心者至矣王者家大人衆其心難一有未假者勿用憂恤而自吉也蓋初之閑有家是以法度防閑之至王假有家則躬行有以感化之矣

何氏元子曰舜假于文祖公假于太廟格假互用可證身範既端故能感格其家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所以相敦睦正家而天下定故不待憂恤而吉矣

愚案九五居尊為王者教成于家之象故曰王假有家假以感格之義為正正家則天下自定勿恤郭子和謂毋憂天下之不定其說可從卦本家人不重天下之能化然言勿恤則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之㫖較如矣

通論 釋褐楊氏曰閑有家閑之于其始假有家則假之于其終也

建安邱氏曰三五陽剛皆主治家者也三剛而不中

失之過嚴未免有悔厲之失五剛而得中威而能
愛盡乎治家之道者故人无不化可以勿憂恤而
吉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

紫陽朱子曰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
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
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
后妃之吉占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交相愛也者王既明于家道天下化之六親和睦交相愛樂也

愚案交相愛者所謂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也此

正釋勿恤之意

存疑 紫陽朱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正義 山陽王氏曰家道可終惟信與威

伊川程子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于卦終言之

紫陽朱子曰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

秋山王氏曰家人之終家道成也故極言齊家久遠之道齊家之道以誠為本以嚴為用不誠則上下相欺衆事不立不嚴則禮法不存瀆慢易生如此而家道齊者未之有也故家人之終以孚威二者言之是二者保家道之終吉者也

何氏元子曰治家觀于身下五爻未及正身之義故

于此爻足其意蓋探本之論與大象言有物行有恒相表裏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正義伊川程氏曰爻辭謂治家當有嚴威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于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于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

紫陽朱子曰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

汴水趙氏曰睽蓋人情事勢之適然聖人自有御時之方小事吉者就其睽異之中有以善處之則亦吉也其屯之小貞洪範之作內之時乎

何氏元子曰業已睽矣不可以忿疾之心驅迫之也

惟不為已甚徐徐轉移此合睽之善術也故曰小事吉小事猶言以柔為事非大事不吉而小事吉之謂

辨正　愚案雜卦傳云睽外也家人內也內謂天倫外謂事物之紛賾內主同外主異二卦之反對以此事物之理其原則一而品類散殊萬有不齊不可以驟求其同小事者同則大而異則小也令方辨其異以從事故曰小事而將有不終于睽者故曰小事

吉舊說以乖異離散訓睽使誠為此義亦但當如小過言可小事不可大事而已而遽許小事以吉何與今以　折中所訂為正

存疑

伊川程子曰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

紫陽朱子曰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為睽然以卦德言之則內說而外明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

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正義　伊川程子曰彖先釋睽義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為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

不同行亦爲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兌説也離麗也又爲明故爲説順而附麗于明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説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亦可以小濟是以小事吉也見同之爲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與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

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禀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紫陽朱子曰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

愚案物理本同而其用各異人能辨其用之所宜則能合異而為同此卦之所以有睽也傳首四句以

内外卦體言物之各異也說而麗乎明三句言人能依乎天德明而且剛則可以辨天下之物而獲其吉也末四句言天地男女萬物皆以異而同以明合異為同由小而馴致于大之理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于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

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于秉彛則同矣于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辨正　愚案大象以一事用一卦而其取義必根據内外卦體精切著明如此卦火形而上有道之象焉澤形而下有器之象焉器者凡民所同具道者君子所獨行人皆有視與聽而聰明惟君子人皆有貌與

言而恭敬爲君子故曰君子以同而異舊說雖多名理然往往以為異而同非同而異也否則惟知發明獨異之說而于卦象无所根據程傳亦不免于此矣

存疑 潁川荀氏曰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故曰睽也大歸雖同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于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

紫陽朱子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

其歸則一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于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于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同于忠君此與荀說俱是以異而同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正義東谷鄭氏曰居睽之初在卦之下必安靜以俟之寬裕以容之睽斯合矣喪馬勿逐久則自復安靜以俟之也睽而无應无非戾于已者拒絶之則愈戾故寛裕以容之也合睽之道莫善于斯

折中曰案此爻所謂不立同異者也不求同故喪馬勿逐不立異故見惡人然惟居初處下其睽未甚者用此道爲宜耳立此心以爲之本然後隨所處而變通也不立同異之說先儒所未及

愚案睽生于形之殊而成于心之辨初九在事之始彼我之形未立而分辨之心未起此其所以悔亡也非與九四同德相應之故喪馬自復與見惡人得喪美惡不以嬰其懷抱而得无咎皆承悔亡而

發明之

存疑

伊川程子曰在睽乖之時以剛動于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已乖異者也見

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
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
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
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
愚案此卦二與五三與上皆舊例之所謂陰陽相應
者而卦適為睽先儒則為本同而後有睽之說初
與四皆陽此舊例之所謂不相應者先儒又為同
德相應之說是所謂應者左右初无定據矣而可

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衆仇于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辨正 愚案巷者縱横屈曲之名以喻物之不齊也主以喻理之一定也九二方與物接而入于紛賾之内有

人在巷中之象爻為剛德有雖在巷中而不迷其定向之象遇主于巷而物之睽非所慮矣故无咎也物不可以終睽而合睽之道在于辨物理之同異卦之大義惟在于此若謂二五之交不固而待委曲以相求則彖傳固云說而麗乎明得中而應乎剛矣又何交之不固而待委曲以求其合耶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與五正應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故二五雖正應而其

交非固巻者委曲之迹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于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非枉己屈道也

紫陽朱子曰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辨正　愚案以睽言之則惟見有巷而不見有主謂之失道可矣今曰遇主故曰未失道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當暌之時君心未合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曲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辨正 安定胡氏曰天當作而字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然謂而者在漢法有罪髡其鬢髮曰而又周禮梓人為筍簴作而亦謂髡其鬢髮也

愚案六三陰柔居說體之極无辨物之明而欲驟與物合故為輿曳牛掣之象其人天且劓言不惟不能合而傷害且立見天與劓皆首刑睽之首不可以妄合也无初有終者知說之不可偏用而麗乎明則可以合天下之睽矣此爻之義宜如是解舊說似不可信

存疑 伊川程子曰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于前二牽于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于後

也牛掣阻于前也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
而四隅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
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于二與
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于
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戹是无初
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
紫陽朱子曰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
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

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

占如此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辨正 愚案非明不足以合天下之睽六三所用惟說故曰位不當也剛者明之本體前與剛遇不必定指上九即以九四為假象則明自生而可以辨物可以合睽矣

存疑 伊川程子曰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戹由位不當也无初有終

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辨正 愚案九四初交明體分辨太嚴又失位之剛不足以合物之睽故曰睽孤元夫程子以為善士是也遇元夫而後與之交孚則其所取太狹天下之類亦至不一矣此豈共適于大同之道乎可危之甚也

然能自行其剛正之志而于物无妄合之失故曰
无咎舊說以睽孤為无應則无以處上九以四與
初同德為交孚則又不見致厲之由不能无疑

存疑伊川程子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
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
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
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
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夫猶云善士

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

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辨正 愚案初九之悔亡以方在事始而人我之形未立也六五之悔亡以明藏于內而物我之形胥泯也宗者同類之稱噬膚言其合之易也合睽之道始于至近五以柔中而居尊位明足以辨物而无察察

之迹厥宗噬膚此其同類之中已无有睽而不合者則由是以及萬類之紛紜將皆足以合其睽矣而何咎乎○二之遇主于巷言其難也五之厥宗噬膚言其近也皆小事吉之謂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陽剛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

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此案以陰居陽與居中得應者多矣未知朱子何故獨以解此文之悔亡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己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于己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

剛極則躁暴而不祥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物理極而必反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于

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為寇讐乃婚媾也此非寇婚媾之語與他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于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

紫陽朱子曰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

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為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

辨正 愚案四與初俱為陽文上與三一陽一陰而皆曰睽孤此最足以破應之說程子以上九之睽孤為其才性如是者蓋亦自疑于舊說之牴牾也然三與

上既謂之正應矣若又謂上之疑為疑三而遇雨為先睽後合以此為睽之時使然則五之與二何其无疑而即合也又不可通矣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

通論 紫陽朱子曰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

令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孔子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孤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便多牽強

愚案人事有吉凶得失聖人取而繫之卦爻之辭其必待假于物類而謂之象者以其事不可直指而非是又不足以包舉之也後人聞象之說而欲極力求之穿鑿附會无所不至不知物類之假乃繫辭之不得已而非以此為正象也如此傳之羣疑

亡乃所謂正象爾朱子謂當日聖人立象必有所
據其論甚當又云孔子方不說象豈象之失傳自
贊易始與

大易擇言卷二十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王丹桂